

文学新力量

马拉◎作品

金芝

这世上有多少离散曲，就有多少红尘泪，
金芝的一生，绝非阳光下的阴影，
她散发出的光和亮，让人怀想神的领域。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芝/马拉著.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
2019. 1

ISBN 978 - 7 - 5513 - 1491 - 6

I. ①金... II. ①马...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63668号

金芝

JIN ZHI

作 者 马 拉

策划编辑 周瑄璞

责任编辑 申亚妮 刘 宇

整体设计 弋 舟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西安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 mm × 1092 mm 1/32

字 数 127 千字

印 张 6.5

版 次 2019年1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1491-6

定 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
联系电话: 029-87250869

那天的天空特别蓝，蓝得不近情理。金兰看着丹尼，她喜欢那张脸，近在他说话时语调。金兰突然抓住丹尼的手说，丹尼你带我走吧，离开这里，我不想嫁人，我不想打仗，我怕。丹尼一只手握住金兰的手，另一只手绕过去抱住金兰的肩膀。金兰的身体在发抖。丹尼说，金兰，我很想帮你，但我不能带你走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国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去跟你父亲谈，我保证他喜欢你，我要娶你。金兰从丹尼怀里坐了起来说，没用的，他不会同意的。金兰擦了擦眼泪说，丹尼，我和你开玩笑的，我不会离开江城的。

说完，金兰从口袋里掏出丹尼送给她的十字架说，丹尼，这个送给你，我不信主，主救不了我，你也救不了我。我不信了。金兰站起来往外走，丹尼喊，金兰，你别走。金兰头也不回，她想回到家里去，即使死，她也要死在家里。

江城的大水退了。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，日本人闹得人心惶惶。报纸上满目荒凉，日本人占领了东北，米价飞涨，工人失业。江上不少店铺都关了，有钱人拖家带口跑到了香港。金兰家住江边上，出门，拐过几处房子，越过江堤，就是长江，江面上停满了船。

那天晚上，我喝了好多酒。陪我的有老谭、老丁和老余。我们几个是哥们儿，这是自然的。如果不是哥们儿，我们不会隔三岔五地在一起喝酒。几个大男人，有事没事聚在一起喝酒，除开无聊，只能说这几个人的生活非常无趣，找不到更多的乐子。事实也是如此，我们都无聊，非常无聊。从表面上看，我们应该过得非常充实才对，遗憾的是，我们确实过得不充实，以致只能坐在一起没完没了地喝酒。

喝完酒，我们都不想去唱歌。以前，几乎每次喝完酒，我们都会去唱歌，这么多年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。昏天黑地的日子，从天亮喝到天黑，从天黑唱到凌晨，然后各自歪歪斜斜地回家。但那天晚上很奇怪，我们都不想唱歌。老谭说，找个地方喝喝茶，聊聊天吧。这个建议得到了响应。老余开着车带我们去茶庄。我还记得那天是周末，街上到处都是人。已经是夏天了，姑娘们都穿上了漂亮的裙子，露出白花花的诱人的肉。路边的榕树叶子上泛着黄色的光，路灯总是昏暗，略显暧昧。老余本来想带我们去一个熟悉的茶庄，车开到了，上去一问，没位子了。碰了几次壁。老余说，要不去我家吧，我还有几饼老普。老谭说，不太方便吧？老余看着后视镜准备掉头，说，没事，我老婆孩子都不在家，旅游去了。老余这么说，我们便答应了。

我和他们几个认识快十年了，他们家却没有去过。南方和北方不太一样。在北方，成了朋友，过年过节是要去家里走动走动的，以示亲热。南方不同，再好的朋友，很可能连家人都没见过，更不要说去家里走动了。老余开着车，把我们带到一个熟悉的小区前。这个小区，我们平时上班下班，出去吃饭，经过了无

数次，都知道老余住这儿，却从来没想到进去看看。开门，进电梯，再开门，我们到了老余家里。老余打开灯说，你们随便坐，我先洗把脸，有点晕。老余去了洗手间，接着我们听到了水声，又听到老余干呕了几声。

站在老余家的客厅，我们几个真的感觉有点累了。喝了几个小时的酒，我们的脸上还散发着热气，浓烈的酒精味在老余家的客厅散了开来。老丁皱了皱眉头说，操你妈的，你们几个喝得太多了，熏得老子都想吐了。老丁平时很少喝酒，多半跟我们一起才喝两杯啤酒，他说他酒精过敏。刚开始，我们都不信，这个社会，哪个做生意的不喝酒，老丁做生意多年，生意做得还挺大，他不喝酒，那生意怎么做？

第一次和我们喝酒，老丁没喝。那时候，我们还不熟，也懒得劝他喝酒。一个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，敬他酒他不喝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敬他呢？后来，我们熟了，他再不喝，有些说不过去了。头几次，他小口小口地抿着啤酒，看得我们心里发毛。问他，说酒精过敏。是不是真的过敏，那会儿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心里感觉隐隐不爽。即使吃完饭，我们都喝高了，只剩下老丁埋单，收拾残局，我们心里还是不爽，他凭什么不喝酒呢？我们都喝那么多了。

再后来，有一次，我们都喝大了，要酒疯，说什么也要老丁喝。我们拿着杯子，摇摇晃晃的，威胁老丁说，老丁，你要是不喝，以后别跟我们一起混了，我们一刀两断。还说是哥们儿，是兄弟，连个酒都不肯喝，兄弟个屁。说完，老谭摆了一杯白酒在老丁面前，小口杯，大概有二两半。老丁一看我们的架势，脸都

白了，说，你们别逼我，我真不能喝。老谭坐在凳子上瞪着老丁，老余一边抽烟，一边斜着眼睛看着老丁。我呢，笑嘻嘻地说，老丁，喝嘛，不就一杯酒嘛，喝了还能死啊？别说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都在酒里面。

老丁的身体开始发抖，抖了一会儿，老丁拿起包，看准了门口，想往外跑。老谭跳过去堵在门口，扯着老丁胳膊说，老丁，今天不喝这个酒，你跑不了。我们都笑了起来，端起杯子想往老丁嘴里灌。老丁挣脱出来说，疯了，我操，你们几个傻屌都疯了。我们笑得更大声了。老丁拿起酒杯，咬了咬牙说，老子喝了，记得送我上医院。说完，一口倒进了嘴里。

喝完酒，老丁坐在椅子上，晃了一下，又晃了一下。然后，努力坐正。老谭拍了拍老丁的肩膀说，没事嘛，这不是没事嘛，谁说你不能喝嘛。我们几个转过身，接着喝酒。我们才喝了两杯，听到身后“咚”的一声，回头一看，老丁倒在了地上，椅子跟他一起倒了，砸在他背上。我们几个都慌了，赶紧拉起老丁，老丁的衣服从裤子里脱了出来，我们往他身上看了一眼，吓坏了，他身上肿起一块块的红斑，像一个个红色的小馒头。再看看老丁，他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。我们慌忙把老丁送到医院，等他醒过来，天都亮了。看到我们，老丁说的第一句话是，我说了我不能喝，你们还不信，现在信了吧？我们都低下了头，有些不好意思。老丁骂了句，你们这帮狗日的，心太狠了。从那以后，老丁和我们在一起就不用喝酒了，除非他自己主动要求喝两杯啤酒。

老丁走到客厅边上，把门推开，有风吹了进来，感觉舒服了

一些。我们坐在老余家的沙发上发呆，默默地抽烟。有几分钟，大家都没有说话，也许是累了。老余洗完脸，走出来说，你们先坐会儿，抽根烟，我去烧水。我们看了看老余家里，摆的都是仿古的红木家具，茶几上的茶盘也是红木的。老余平时喜欢玩玩收藏，主要收藏老家具，也玩石头。他家里有几块鸡血石，据说还是冻石，号称鸡血冻。我们都不懂石头，时常拿这个跟老余开玩笑，说你那要真是鸡血冻，怕是要值几百万。把它卖了，买个别墅养个小蜜多好。放在那儿吃不能吃，喝不能喝，浪费了。老余就笑，说，你们几个也就吃吃喝喝的出息，石头是有灵性的，几千万年，上亿年才能出那么块石头。你想想，上亿年的历史，握在你手上，那感觉，那玩味，你们体会不了。我们确实也体味不了。去老余家之前，我们只听说他藏了好石头，都没看过，到了他家里，我们想看看，老余不肯，说就你们几个，糟蹋了我的石头。

茶盘上放着一套茶具，老丁拿起茶壶看了看说，这壶不错。老谭瞄了一眼说，看不出来。老余拿着水壶过来，插上插头，坐在我们对面说，喝点什么？老普还是铁观音？没等我们回答，老余自己说，喝老普吧，我这儿有几饼不错的老普。茶泡上了，我们的话反而少了。坐在老余家里，我们都感觉像是客人，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老丁指着茶壶问，这壶得不少钱吧？老余一边倒茶一边说，不知道，朋友送的，没问。老丁没再说什么，点了根烟。老谭喝了口茶，咂了咂说，没味道。我也感觉没什么味道，非常淡，和白开水差不多。老余笑了笑说，我说了是老普嘛，很多年了，是这样的。老丁喝了一口，朝老余笑了笑说，老余，你

很腐败嘛，这茶不是你买的吧？老余也笑了笑。老谭看了看老丁说，啥意思？老丁喝了口茶说，这茶市面上有钱也买不着，百年老普。

喝了一会儿茶，扯了一会儿闲话。大家都清醒了些，一清醒，更没话说了。平时，我们在一起喝大酒，聊天，各种各样的八卦，什么都说，就是不说正事儿。坐了一会儿，老余说，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那好吧，实在没什么好说的，那就讲故事吧。几个不想唱歌的老男人，坐在一块儿讲故事，这场景想想都挺好玩的。老余讲完了，老丁讲，老丁讲完了老谭讲。老谭讲完，轮到我了。我喝了口茶，想了想说，我没什么好讲的。他们不依，说我们都讲了，你不讲不行。老余他们讲的故事我一听就明白了，他们讲的是他们自己。我不想讲我自己，那就讲点别的。

我说，我这个故事很长，恐怕要讲到明天早上。老余说，明天早上就明天早上，反正明天星期六，也不上班。老丁和老谭也跟着起哄说，你讲嘛，要是讲不到明天早上，你要请我们喝酒。我说，那没问题。老余，你把水烧上。你家里有东西吃没？光听故事怕你们饿。老余说，放心，我负责做好后勤工作。

那我就开始讲了。

第一个故事

白日梦

每个故事都有一个主角。

我这个故事当然也不例外，我要讲的是一个女人，名字叫金芝。一听到这个名字，你们都能猜到这是个老年人。现在的年轻人，没叫这种名字的。金芝活了八十多岁，要是再撑几年，就过九十了。具体多少岁，我也搞不清楚，反正差不多这个样子。

话说金芝过了八十几岁生日没多久，有天早上起床，突然对孙女说，我要死了，玉皇大帝昨天晚上托梦给我了，说我该回去了。孙女看了金芝一眼，说，奶，你没事吧？大清早的胡说八道么事呢。金芝没理会孙女，望了望天说，我的阳寿到了，玉皇大帝要我回去。孙女笑了起来，说，奶，你每逢初一、十五都敬菩萨，玉皇大帝舍不得收你。金芝对孙女摆了摆手说，你莫乱说，莫不敬菩萨。

大概四五月的样子，天有些热，桑树叶子长到了掌心那么大。金芝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槐树，正是槐花开放的季节，满院子的香味。金芝坐在槐树下面，一抬头能看到一串串白色的槐花。风把槐花的香味送到金芝的鼻子里，金芝闻到了。闻到了香味，金芝更确信她是要死了。她的鼻子已经好些年闻不到味道了。再看看满树的槐花，金芝觉得它们和哭丧棒简直一模一样。金芝栽这棵槐树是好多年前了，那会儿，还是棵小树苗，两人高的样子。现在，一个人都抱不过来了。

吃过早饭，金芝搬了几个凳子到院子里。孙女看着金芝说，奶，你搬这么多凳子到院子搞么事？又没得人来。“搞么事”是我们那边的方言，“干什么”“干吗”的意思。“么事”相当于“什么”。金芝瞪了孙女一眼，说，要你多嘴。孙女懒得管金芝的

闲事，说，奶，那我出去了。等孙女出去了，金芝烧了壶水，泡了壶茶。她等人到她院子里来。金芝家住在镇子上，平时来往的人也不多，只有几个平时关系好的老头老太太，都是闲得没事的，过来走动一下。以前，他们来得还勤一些，现在年纪都大了，走动一下也不方便，来得慢慢少了。镇子上的老人跟金芝差不多上下的，是一年比一年少了。

金芝泡好茶，有人来了。看到有人来，金芝连忙给人倒了杯茶，说，你老好啊！来人笑起来，看着金芝说，金奶，你莫忙，我来跟你谋个东西。金芝说，先坐到喝杯茶。来说，不喝茶了，跟你老谋个东西。金芝说，你喝杯茶，听我说会儿话。来人只得坐下，一边喝茶一边问，金奶，你要跟我说么事？金芝看了看来人，喜气洋洋地说，我跟你讲，我阳寿到了，玉皇大帝托梦给我了，要我回去。来人就笑，金奶，你莫开玩笑，你老健旺得很，你老要做百岁寿星。金芝说，做不了了，我没几天空了。我给你讲，哪个都要死，我不怕死。来人放下茶杯说，金奶，我还有事，你老先忙。说完，便走了，连要借的东西都不借了。金芝收拾好茶杯，把来人没喝完的茶倒进洗手盘，又坐在了槐树底下。

那天来了好几个人，金芝都跟他们说，她阳寿到了，玉皇大帝要收她回去。听的人没一个信的。这也难怪。金芝年轻时身体不大好，到老了，反而好起来。头不晕，眼不花，腿脚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八十多岁的人了，看起来还不到七十岁。每天还帮着家里做家务，做饭、喂猪样样都能。身体好，一点病痛都没有，她说她阳寿到了，也难怪没人信。

一连好几天，金芝都泡好茶，坐在槐树下等人来，有人来，她就跟人讲，她阳寿到了。一开始，没人听她讲。她说得多了，有人问，金奶，你说这个想搞么事呢？金芝说，我不想搞么事，我要让你们晓得，我快死了，有些话想对你们说。人说，那你说撒！金芝给人斟上茶说，其实也没么事，我就想说，镇上哪个对我好，哪个对我不好，我心里都晓得。你们放心，不管是对我好的，还是对我不好的，等我死了，我不得咒他，各人有各人的报应，各人有各人的福分，我不得做害人的事。人说，金奶，你莫说得吓人，镇上哪个对你不好？个个都晓得你老是个好人，一辈子慈善。听人说完，金芝说，我这一生，有好多事，你们晓得，有好多事你们不晓得，我要讲给你们听，让你们记得我金奶没做过亏心事。

听说了金芝阳寿要到了的事情，镇上剩下的几个老头老太太也来了。见了他们，金芝说，我的事，你们几个晓得最多，我讲给你们听，你们做个评判。老头老太太说，好，你讲，我们听。金芝一连讲了四天，到了第四天傍晚，金芝讲完了。金芝说，我讲完了，你们也听累了，都回去歇着吧。等人都走了，金芝把凳子收进屋，杯子洗好放到碗柜里。吃过晚饭，金芝睡了。临睡前，金芝又闻到了槐花的香味，她想，她的阳寿是真的到了，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完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金芝比平时起得晚一些。人老了，没什么瞌睡，一般五六点就起床了。金芝那天七点才起的床。洗漱完毕，金芝把平时很少戴的金手镯戴上了，还穿上了最喜欢的对襟小褂子。走到院子，金芝看到孙女搭了个梯子，站在树上剪槐花，地

上的簸箕里晾了几串槐花。金芝喊了孙女一声，你搞么事？孙女朝下看了看金芝说，奶，我剪点槐花，晒干了泡茶喝，香得很，你老不是喜欢喝槐花茶吗？我给你老晒点儿。金芝朝孙女摆了摆手说，莫剪了，你下来。孙女从树上下来，手里还提着两串槐花，说，奶，你有么事？金芝说，你晚上听到狗叫没？孙女说，听到了，叫了一晚上，觉都睡不着。金芝说，我的魂魄晚上出去了，魂魄出去认路，狗都看到了。孙女说，奶，你莫说了，说了好些天了，吓死人。说完，孙女看了看金芝说，奶，你要出去？金芝说，我不出去，我有点累了。孙女说，那你吃点饭，回去睡一下。金芝说，不吃了，不饿。说完，转身进了屋。

等金芝进了屋，孙女又爬到槐树上去剪槐花。奶喜欢喝槐花茶，每年槐花开了，孙女都会给金芝晒一些，留到秋天，和着桂花一起泡，清香、淡雅，还带一点甜。摘了槐花，大半个上午过去了，院子里晒了几簸箕。孙女做了午饭，去里屋喊金芝起来吃饭，奶没吃早饭，孙女想叫金芝起来，早点吃午饭，奶老了，不能饿。进了屋，孙女喊，奶，起来吃饭了。金芝没动。孙女又喊了声，奶，起来吃饭了。金芝还是没动。孙女走过来，拉了拉金芝的手说，奶，吃饭了！金芝还是没动。孙女看了看金芝，心里一紧，又摸了摸金芝的手，有点凉。孙女把手哆哆嗦嗦放到金芝的鼻翼，金芝已经没气了。孙女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，叫了声“奶，你莫吓我——”

金芝死了的消息，一下子传遍了镇子，镇上的人都来看热闹。金芝躺在床上，表情安详，像是睡着了那样。镇上的老头老太太想起前几天金芝说的话，都说金芝有灵性，走得也安逸，没

吃苦。人到了这个年龄，死了算是喜丧。儿子孙子都回来了，披麻戴孝，也哭。有人说，金奶死得突然，明晓得要死了，也不交代几句，搞得死了身边连个人都没得。有人不同意，说，哪个说金奶没交代，金奶临终前讲了几句，都讲清楚了。

故事讲到这儿，老谭突然插话说，老马，你讲的是什么事，还没开头就死人，我天天见死人，烦都烦死了。晚上吃个饭喝个酒，听你讲个故事，还是讲死人，我还不如回去睡觉算了。老谭在殡仪馆上班，天天见死人，也难怪他不爱听这个。我停下来喝了口茶，说，老谭，你别急，好故事慢慢讲，你火急火燎的，那还不如去看故事会，那个快，一会儿就没了。刚才讲到金芝没病没痛，无疾而终，人都说她福命好。人大不过命，一生该吃多少饭，喝多少酒，那都有个定数，用完了就没了。老余端着茶杯说，老马，你说金芝死之前狗叫了一夜，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。我记得我爷爷死的那天，月亮把地面照得惨白惨白的，村里的狗叫了一夜。后来听村里的老人说，那是魂魄出窍了，魂魄这个东西，火眼高的人看不到，火眼低的才能看得到，有些人经常撞鬼，有些人撞不到鬼，就是这个道理，狗火眼低。老丁说，老马，你说金芝死之前知道自己要死了，有点邪气。接着讲，接着讲。

其实金芝此前还死过一次。我喝了口茶，慢悠悠地说。茶水泡开了，隐隐有点涩味，看起来颜色稍微深了一点，拿起来像一杯陈年的白酒。老丁放下茶杯说，不会吧，人还能死两次？那次是假死，我说。假死的人很多的，老谭在殡仪馆，你应该听说

过。古代经常有人说诈尸，说的就是假死。假死的原因很多，有些东西科学说不清楚，没什么道理。我在报纸上还看到过新闻，说有人假死之后，有特异功能，眼睛能透视。有人被雷击之后，死了又活了，结果成了艺术家。这种事儿其实算不得奇闻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金芝假死那次，说起来也没人信。

那是在金芝真死之前二十年。死之前，金芝病了几个月，人瘦得不成样子，风一吹衣服都飘了起来。几个儿子都很担心，成天守在金芝身边，生怕金芝哪天死了。那个时候，镇子还很穷。条件好点的老人，死之前早把寿枋、寿衣准备好了，为着给儿女减轻负担。金芝家那会儿条件还不好，再说，她也没想到她会那么早死，也就没准备寿枋、寿衣。人躺在床上，这个时候再去买，又显得不好，好像巴不得老人死似的。金芝昏迷了几天，一直没断气。

有天早上，金芝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对儿媳妇说，你帮我梳洗梳洗。金芝说话的样子像没事一样，人也精神。儿媳妇看到金芝的样子，反而紧张起来。她听说过回光返照，说是快死的人，突然清醒了，那是真的要死了。儿媳妇赶紧给金芝打了盆水，帮金芝擦脸、擦身，又洗了脚。金芝看了看儿媳妇，说，到我屋里这么多年，苦了你了。一听金芝这话，儿媳妇一下子哭了，说，娘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听了心里过不得。金芝伸出手来，捏了捏儿媳妇的手，慢慢地又躺到了床上。她看了看房间，眼睛落在院子里的槐树上，又从槐树上移到屋里。

屋里有些暗，阴天。金芝的目光从柜子上移到梳妆台，又从